

柴德廣
點校

新五代史

第二冊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宋〕歐陽修 撰

柴德賡 點校

柴德賡點校新五代史

第二冊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薛史六十七。
• 此實豆盧革、韋說合傳。
• 百衲本、貴池本無「帝」字。

五代史卷二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唐臣傳第十六

唐史卷二十八

此章豆盧

革章說也

傳

石初李士家

長字宗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卽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尙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二十八

傳

豆盧革

彭本作前朝
故更亦通
義似較長

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孜皆坐死。尙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閣門

• 彭本作『前朝故事』，亦可通，義似較長。

『益』，百衲本作『亦』。
『採相』，百衲本誤作『採相』，彭本亦誤。

益
百衲本作

採相
百衲本作
採相
百衲本作

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假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二十八

傳

豆盧革

本紀六作叙州
知即有初事
是為本傳作
本紀六作叙州
本紀六作叙州
既誤作受之

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其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尙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

● 本紀六作『叙州』。
● 鄭『珣』，百納本、貴池本誤作『班』。
● 貴池本、百納本『責受費州』，既誤『授』作『受』，又脫一『革』字。

卷一百一十五

百衲本無『尚書』二字，貴池本亦無，可有可去。

薛史六十七。

薛史，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何云不知世家？

方補中書舍人
二少中書舍人
名。三書云云
薛史六十七

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咸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薛史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何云不知世家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三十八

傳

盧程

百衲本少「左右」二字，貴池本亦缺。
劉校，時少尹爲「任團」，「團」、「園」之別，各本
皆誤，從通鑑同光元年七月條，改正。

● 螽豸。

● 螽「螽」，編注」。

● 「耶」，百衲本作「也」。

百衲本少左右
二字書中
上缺



物也
時少尹任團
園圖之
于以誤以通
好句是也
月各四六
自蘇子力
所下物是也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
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
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
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
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
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
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園，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
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
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園不對而去。夜
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

螽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三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盧程

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尙書。

薛史六十七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

「體」字，當從貴池本作「敵」字，百衲本亦誤，南監亦誤。

貴池本脫下「鎮人」二字。

薛史張文禮傳，閉城堅守者處瑾，歐史三十九同，疑當改爲「處瑾」。

神字多見
他本作敵
有神字
亦作
處字
人二字
印城堅守者
薛史三十九同
此字以爲

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圍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圍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圍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圍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圍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圍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欵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圍其言不欺。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二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任園

者以本服素
相善正丁
止六字

如
百納本各後
字下有一
後全此可省
百納本各後
字下有一
後全此可省

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
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
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
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
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
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圜
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
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
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

貴池本脫「素相善」至「司馬」止八字。

百納本、貴池本無「後」字，下行有一「後」字。此可省。

百納本、貴池本「百餘」下無「人」字。

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二十八

傳

六

任圜

沒字碑

儀表石神主

此字作未辨

無所字

此字作未比

石主門心

口

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卽以協對。圓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

沒字碑。

『儀表』，百衲本、貴池本作『表號』，無『儀』字。

『此』，貴池本作『比』，局本同，南監本同。

『自內出』，百衲本作『自出』，各本均作『自內出』。
『論事』，百衲本、貴池本無『事』字。

自內出多神筆
作自出多筆
皆作自內出
諫事
奏事
多事

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
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
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
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
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
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
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
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
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
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二十八

專

七 任圜

百納本只一國
字是曰

百納本只一國
字是曰

薛史作唐書
薛史中略去

薛史中略去

薛史中略去

薛史中略去

薛史中略去

過園。園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卽位。贈園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黜燕人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

百納本只一「園」字。貴本同。

百納本、貴池本無「職乃罷」三字。

薛史作廢帝清泰中贈太保。

薛史六十七。

貴池本脫「燕」字。百納本「人」誤描爲「入」。

吳鎮纂誤，莊宗先即位後取鄆州。
彭本「第」作「家」。

吳鎮纂誤
宗先即位，山取
鄆州
訂本為「家」

鑾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
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
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
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
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
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
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
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
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
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三十九

唐臣傳第十六

趙鳳

趙鳳